T2258
1222

鄭機行述

傳記行述彙輯第61册

敕授修職郎晉封文林郎鄭公春圃府君行述

府君諱機字春圃號度欽行七廩貢生候選訓導先世於前明時由順天宛平遷江陵沙市　五世祖諱士岱[illegible]庠生　妣氏邵遇流賊不屈死事載郡邑志節烈

曾祖諱如璧　祖諱錧　父諱太初太學生以孝義載郡邑志　妣陳太孺人生　府君　府君幼禀殊特從彭師及　叔大父允初公遊七歲舉止如成人以對釜庾解驚座客十歲爲文　允初公深器之嘗曰　祖有餘德生此佳兒善自培植吾不能量爾所至也十二歲作樾公桅詩武陵鄒一鑑刋入樾公詩譜是年觀

察善公代府試　府君就試公面詢經題鳧鷖解　府

君獨對公喜每塲命共食並賜餅餌攜出十五歲郡守李公

見浦拔前茅因疾未院試十八歲邑令李公霽嵐置前列第

六十九歲學使楊公介坪拔邑庠第一李公服學使位置之

公　府君之少也　太初公及　太孺人望之

切恒激厲之年十三即奮於學及長性剛正端慤設朱子不

主以朱子爲宗矣志躬行一意聖賢之學復問業於族進士

黼廷公及張公資甫戴公致菴兩學師秦立堂大令自陝西

任所致書相勗　府君復書其略云想到聖賢事業又復

豁然開朗覺得坦坦平平一條大路只要人見得眞切一步

一步走向前去不惑於他歧不廢於半途人欲廢可日就銷磨然此非立志不能又云志在利祿者即是無志志在聖賢者又須得打牆脚安柱礎之法誠意爲自修之首而功莫要於愼獨過得此關方可上進倘閒居爲不善猶不免爲格致後之小人作經濟原本學術說其略云務之於身心性命之地體之於人倫日用之間天道人情無不靜觀也物理事故無不明辨也古今因革無不酌而通也事之未來則論之久而記之熟事之既至則種種義理相逼於吾前大小常變從容應之其學問有體有用其經濟有原有本譬之宮者左宜右有取焉不竭雖貴賓猝至水陸之品咄嗟可辦若是者何

也其素所蓄積也又云今之假道學知識稍開即以聖賢自命求詐僞之高名無不朽之實事而應事之際又皆迂闊而遠於事情是所謂稗販孔孟者也稗販孔孟則爲聖賢之罪人更甚於楊墨佛老若夫眞學問之有用亦視夫人之爲之而已藉令因噎而廢食徒矜幹濟之才而不原本於學問則無論妄有作爲如夜行者之倀倀何之即一時支持足以塗飾耳目而窺其心術有不入於權謀術數者鮮矣是故所貴乎知明者謂其利害不眩是非不惑也所貴乎處當者謂其曲盡人情毫髮無憾也苟非講求於先使此心有把握不幾如毁權衡而欲知輕重舍丈尺而欲別短長乎又作睟記云

自暴自棄其中半是自恃之流有始有終其卒乃見有成之學日新者何知其所亡無忘其所能如此而已矣下達者何爲其所不爲欲其所不欲又豈有他哉固宜以聖賢之人自期却須知道下手時不在乎志願太高而在曉得一分做得一分何可以猥瑣之事自諉正可就我立脚處不見爲周旋世故而見逢着一件試着一件姑待之病只在一久不徒來日來年失時之憂須於髫齡莫等四十五十時　府君方弱冠也已刻意敦品績學不屑與流俗偶賦卧雪詩云但不干人道自尊蓋示志也　府君素嫻吟咏以自然爲宗後專攻理學經史偶爾唱酬亦吟風弄月而歸之意王公子壽

題詩草云歌咢皆天籟英華總道腴可想見志趣所在巳天
性孝友事　先大父母先意承志　太初公傷足
日夜侍奉居喪盡哀盡禮　允初公沒痛甚爲文以祭
後七十餘猶述往訓作懷　二公詩在　允初公
塾與　堂伯綺城公　堂叔中衢公學問相砥礪試輒
列優等同學稱三鳳鳴岡　綺城公早卒哭以詩五十韻
與　中衢公唱和尤夥　中衢公著古詩解合訂詳加
考證省試輒同行極聯吟樂有漢上聯牀錄後　中衢公
宰合江猶以詩往來寄視符陽問心錄爲重訂焉　從堂
叔運臣公及從堂姪培之應試貲　府君輒佽助　運

臣公以道光丙午中副車培亦咸豐丙辰列歲貢　胞叔
篤菴公　芝園公皆從學　芝園公讀尤以訓課周摯
期以大成作勵志詩云天地有至文妙手偶得之當其未落
紙却宜費苦思思精逢樂趣振筆皆新詞始若春蠶繭罔圖
無端倪探之忽有緒層出衆妙滋順從歸條理漬染成色絲
繡譜從人看根柢不在斯線裝倘多讀俗氣已先醫六籍有
至味饜飫不吾欺　胞伯又銘蘇亭兩公早卒　兩伯
母避兵龍市值土匪變信聞即與　諸叔議迎之反
篤菴公老病痺過視相對泣下歸輒不懌累日課諸姪如子
煥榮爀皆學成聲庠序有不肖者嚴斥之禁出產使不缺衣

食官督捐輸公房有名存縣册近百年矣軍需時尤納鉅款家業悉落白長官獲免族有祀產護持經理立條議俾遵守蓋兢兢於　祖宗墳墓祭掃云不妄交接遇老成名儒則敬信逾常見彭然石與梁公狄札云要當從龐公牀下孺子橋頭尋取經世本領愛其言倩曲公竹軒合二事畫爲一卷題曰尋取經世本領圖并繫以詩湘陰周晴橋爲其父刻詩求助贈以貲淦川毛荆門以所著呈政倡捐刻其同異韻辨復爲作周易合璧序不校橫逆戚畹中有負重債者後以故寄什物約值數百金仍璧返焉遇災黎難民輒惘然作歌以告哀其誠樸謹厚類如此然不苟從人遇事必持正辨是

非田君峻菴見　府君斥王陽明學以陽明集見示仍條駁還之里中某勸講鄉約以神道設教辭之曰爲善無近名且子不語怪力亂神髮逆現講敬天不宜揚其波而助其燄昔湘東戎服聽講寇至不知此時但當以親上敬長守死報國爲言乃我輩讀書人責也有爲信扶鸞之說者爲言宋眞宗天何言哉及梁武帝並無功德等語且曰有異爲善未始不可但不宜崇尚爲說據爲實然耳所謂明於天地之性者不可惑以神怪也世俗論魏閹鋤滅善類爲東林結黨所致動色相戒若楊左諸公爲多事者作詩辨之云楊左諸公非結黨排奸不愧讀書人俗儒偏恨東林激不激將無顧廠臣

有雅人癖愛黃菊偶語欲上徽號爲王請擬陶穀之詔
府君以菊爲花之隱逸濂溪先生品評最當其品自高其香
自介然如巢由不能治堯舜之天下而淸風峻節自足千古
正不必置之富貴場中令其聞而洗耳也且黃巢妄意稱尊
詠黃菊亦有要與西風戰一場滿身穿就黃金甲之句將以
杜僭竊而安本分殊覺不必作絕句答之蓋防微杜漸雅重
先識云道咸間災異疊見粵逆初起知變未易弭處沙市爲
南北孔道兵報旦夕至客土遷避　府君安居待命里卒
無恙且精卜筮遷徙者多被刼歸後遇警必詢所卜定行止
同治丁卯江陵地生毛作詩云在晉元興地茁毛桓謙到此

罪難逃何人敢結堪劉毅表頼猖狂殞大刀明年賊果俱授
首其先識卒如此自入庠以來屢受知於學使霞九王公蔗
農賀公魚泉許公展雲馮公王與許試牘俱刻文詩賀公之
試也月課恒超等按臨拔一等第二面奬云中有實得是能
讀
欽定文者覆試出縣學門子云某以賄圖廪欲移君榜次盍先之
府君辭以有命且斥其誣餼廪缺卒未補閏二十八年遇
馮公始食餼馮公之試也在咸豐丙辰並補兵亂未行之歲
科試連舉三考時　府君應鄉試已十二次備薦者强半
而未獲一售壬子科房官樊公暉堂復批云位置迢遞足徵

潛修後比謄寫多錯亦是壞事之處閱益慨然遂絶意鄉舉且軍興試典亦曠矣至是應馮公試屢一等嘉　府君文淵懿古茂規矩神明悉自經史得來並索觀所著續元明二史提要箋釋是書也先爲王公子壽奬許弁簡首馮公復賜序兼贈楹聯云尊彝瞻對才情古文史從容興會高逾年聘課其公子詠莪每過訪去舍數十武屏騶從益重道隆師不以門下士待也王公之相知也以實學重　府君自甲寅一見恨相知晚呼爲老友旣製提要序復訂師竹齋詩草見孟子義要信好錄推爲孟子功臣時王公箸漆室吟及與諸友人論兵書輒出相商質　府君命燧等從王公肄業王

公悉獎勵逾量辛酉以雷斧見示　府君賦詩以紀並徵
引命男燧爲辨王公鷺爲未見　府君六旬咸書懷四律
王公首和從而和者七十餘人同治癸酉王公殁於荆南講
舍　府君感二十年文字交賦詩以輓深痛惜焉自王公
獎許後張公濟山徐公弼臣朱公荻舫胡公鶴樵皆服
府君博雅同里耆宿俊異咸往來就正然　府君戒虛名
安恬退雅不欲近長者車轍館馮公署時命男燧往代粵逆
亂沙市設團防有約　府君襄其事者胡文忠以奇才異
能訪俱以不能辭　中衢公邀入蜀修合江志未赴江陵
續修縣志邑令因衆薦延　府君到局謝不往纂補江陵

藝文志及古蹟考二卷送局局依類編入悉刊焉並徵刊
府君詩自是　府君益肆力於著述矣　府君著述
繁富壯年致力有孟子義要信好錄自序云四子書經章句
集註詮釋後由宋元明以迄
本朝諸儒各有發明雖見淺見深隨其所造要無不本諸躬行體
驗悉心斟酌故能析義理於微芒決疑難於指掌以視庸俗
講章陳陳相因大率坐空疏影響拘牽武斷之陋者其相去
不可道里計矣愚每讀至精切處信之好之期於服膺勿失
但韓文公言觀聖人之道必自孟子始朱文公言孟子熟讀
文義自見不可逐一句一字上理會竊於課讀之暇採掇義

要於孟子首從事焉事理必求其確實懲空疏也粹擷恆蹊其精警戒影響也提要鉤元刊落枝葉之轇轕遠拘牽也虛心推勘實意體認務折衷一是以歸平允恐武斷也惟是孟子本明道以詔萬世之書說得段段痛切有箇致命處愚之錄此亦檢出致命處以自觀省耳至於典故之考證時文之作法則鮮及焉以自有坊行諸善本在且非孟子著書本意之所存也書成名之曰孟子義要信好錄吾信吾之所信好吾之所好即以證諸天下後世之同有此信好者其作書大意具見於此大略先作疑難之說標目於前而後詳引諸家之說以疏通之則致命處出矣　府君謂時文之法鮮及

其實時文之精奧無不具是焉論語義據精要錄批點補珍
四書解亦然後七十餘篇學庸義疏文言審定錄論語義疏
文言審定錄取義疏時文比附而參酌之以期合聖賢立言
之本意審義疏而擇其確選時文而採其精義疏雖名儒必
點文誤雖大家不錄義疏之簡要者以時文暢其旨時文之
切當者以義疏定其趣義窮高以樹表文闢幽以啟疆洞性
靈之奧區極文章之骨髓大都原道心以敷章研神理而設
教者所以百家騰躍終入環內是仰山而鑄銅煮海而爲鹽
也斯體也創於味根錄　府君是書足以刊其誤而補其
未備計數十萬言嘗謂時文之興久矣浩博無涯涘日久必

愿吾擇而取之使道沿聖以垂文聖因文而明道是體要與
微辭偕通正言共精義並用庶可附麗以不朽所以存時文
也
府君於書無所不窺皆謹而日之以誌其起止自鐫
其章曰稡擷子所讀諸書自經傳子史外凡古今人著作下
逮醫卜星相稗官雜說靡不究厥指歸臚陳得失以蘄無悖
於日用人心之正至生平服膺所在尤不憚反覆以盡其趣
熟復以會其全編選二十三種既已訂爲成書其餘有得郎
錄裒然成集有前二十年愈愚錄後十年愈愚錄讀書叢記
老學庵筆記古稀窹言諸書其學自窮經始如讀易曰乾卦
亢龍周公爻詞明云有悔孔子文言更發出貴而無位數語

管東溟箸易論痛斥閹媚抬高亢直意固甚正但解經悖謬
適足啟歷代搢紳矯激之禍不可訓也賁卦六五賁于邱園
束帛戔戔或亦以禮賢言且謂戔戔者所以風示天下之儉
故有文過而反質之喜夫君子雖不可以貨取而禮賢者以
吝道出之非所以貴德尊士也是故禮賢必不可儉示儉亦
不在禮賢二者本不相涉乃連及以解經吾不知於本義何
如也周易尊翼不粘禮賢說爲是雜卦隨無故也二句俞氏
琰曰故謂故舊與革去故之故同隨人則忘舊蠱則飭而新
也愚意故字作事故看亦可通觀隨卦大象澤中有雷隨君
子以嚮晦入宴息可知隨之時休息無事不必紛擾至蠱則

其事將壞不可以不振飭故曰隨无故也蠱則飭也如此解於白文則字之義爲圓到讀詩曰傳某於國風之聯章變文叶韻者必求其異義故其說多失之鑿傳某本爾雅山有草木曰岵無草木曰屺釋陟岵詩云詩人之意以登有草木之山望其父母與兄則不見故又登無草木之山蓋慮有蔽於目也無草木之山猶不見故又登其岡焉說亦巧而密矣然登有草木之山何以曰望父登無草木之山何以曰望母登岡何以曰望兄不能鑿出道理也可知岵父屺母岡兄只是叶韻初不必拘拘分別朱子解良士休休云樂而有節不至於淫所以安也最得休休之實世人略有祖父基業日事閒

遊即自謝受用盡誦蟋蟀之詩周封魯以集傳不解居居究究爲不肯精研不知此正聖賢敬謹之心恐強解以貽誤後人也淺見小儒乃以此爲先賢病多見其不知量也凡集傳云未詳者皆是虛心處不似今人務要穿鑿附會也魚藻詩以魚與王乍讀之有何意味以高氏樂以天下之意讀之然後知其味無窮可見袁子才所云三百篇中嚼蠟者聖人雖取吾不知言甚鹵莽也觀其議芣苢篇甚淺陋可笑讀書曰益稷篇懋遷有無化居世之操奇贏者或謂不講天良而後可以致富豈古者懋遷有無化居之道心固如是不可問耶古以通財後以牟利其源不同宜其言之舛也康誥曰紹聞

衣德言又曰汝惟小子乃服惟弘王應保殷民以衣服字貼行習可見古人身體力行欲其近裏着巳如衣服之不可離身似此那得不成無逸變亂先王之正刑至於小大民否則厥心違怨否則厥口詛祝四句宛然指王巨君王安石而言率自中無作聰明亂舊章詳乃視聽罔以側言改厥度周公之言全與藉口周禮者相反讀左傳曰鄭子臧好聚鷸冠服固非法然其過亦小矣文公於彼父子也惡之則可使盜誘而殺之忍矣左氏專議服之不衷殊失春秋之律以城濮之譎而曰德攻以河陽之召之非而曰明德左氏諂諛重耳不顧人笑此等如何盡言左傳之是紀曉嵐諸公極力褒左傳

者無容置喙矣曹負芻殺太子而自立故成十五年經書晉侯執曹伯討罪之辭也左氏乃謂負芻惡不及民故不稱人以執殊屬非是昭公十七年郯子來朝篇自顓頊以來不能紀遠乃紀於近爲民師而命以民事則不能故也此說不然莫遠於天莫近於民而皋謨曰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泰誓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遠近之相爲感通如此龍鳥豈遠於天乎安見顓頊以來不能紀遠也況龍鳥物也民人也至誠先盡人性後盡物性即如少皞鳥名官五鳩鳩民五雉夷民九扈扈民莫非爲民事而設則命以民事者烏可議乎左氏失誣此其一斑矣讀周官精義

曰盈天地之間有一無職之人有一不守其職之人則有國有家者必陰受其病此山林草澤之間嘯聚所由起白蓮教無爲教俱是此輩此國之受病也家之受病不言可知周官一書以能盡其性爲本而盡人之性盡物之性以贊天地之化育天下至誠非周公其誰與歸讀禮記曲禮曰君使士射不能則辭以疾言曰某有負薪之憂此數語必非純臣所敢出也夫人臣事君以勿欺爲本安可以己所不知不能而託他辭以掩飾於被命之際乎况士以格致誠正之學爲拜獻之先資欺心一萌其學不可問矣而尚欲致主於堯舜是猶斬根塞源而期枝之茂流之長也豈不異哉郊特牲又以

爲孔子語吾終疑其誤孔子齊戰疾無所不愼封墓乃死葬
大事豈有不謹而致崩圯使門人後而已先反今之愚者猶
將議之顧可以誣聖人乎禮器誦詩三百不足以一獻等語
必非孔子之言詩教以思無邪爲主善學詩者察諸性情隱
微之間審之言行樞機之始則禮之本既立而禮之文可行
安有如禮器所云者論語中夫子推尊周道已極而表記稱
子曰虞夏之道寡怨於民殷周之道不勝其敝是必治老氏
者言託之孔子也射義僨軍之將亡國之大夫與爲人後者
集說以爲求爲人後者愚意應作爲人所不尊禮解上言僨
軍亡國已非人所尊禮而此更以爲人後括之也惟儀禮有

簡明便讀集註故未列目凡解經出特識關世道者不勝錄各揭數條以見其槪其他則上自天文地理諸子百家古今制作之原治亂之迹學術之邪正人品之高下下及詞章時藝一名一物靡不兼搜博采洞見本原論斷精當攷核詳碻大抵不廢考據而去其附會經義之失恪宗義理而異於空談性命之書一言之謬誤雖古經所載駁辨必嚴求精一節之是非雖名宿同稱褒貶必不少縱本末兼貫鉅細靡遺體裁與黃氏日鈔顧亭林日知錄何義門讀書記相近中有讀史所論百餘條與　府君所著讀史贅語隨筆相表裏若掇摭全史而成一家言者爲鄭氏往行錄分芳蹤前鑒二種

子目凡四十有四隸芳蹤者二十有六隸前鑒者十有八序
略云余之初欲此也以爲佳話而已後以無關勸懲改題曰
芳蹤續以可爲戒者題曰前鑒而總名之曰鄭氏往行錄凡
爲鄭氏者可藉以自考而興起焉即不爲鄭氏者亦無不可
以觀也是書搜羅賅備辨置精核道協者雖微必褒義乖者
雖賢必黜比類而觀勸懲斯在其總匯兩代全史者有續元
明二史提要箋釋仿黃成性楊天常兩先生成式而立論立
體視原書爲優而且備歷三十餘年而後定其立論之詳也
於元論巴延之屠戮殘忍斥元史續宏簡錄之濫褒論世祖
之短祚已徵引王敬所立言之善斷撲買引大學衍義補而

知利藪之必懲開河引宋濂語而歎經理之未足論元亡引
王禕說而知獘政之太多詳論元之大事類如此於明之大
事旣歷引明史贊明鑑論
御批通鑑輯覽以斷而辨明議禮尤詳其說曰按明史毛澄等傳贊
曰大禮之議楊廷和爲之倡舉朝翕然同聲大抵本宋司馬
光程頤濮園議然英宗長育宮中名稱素定而世宗奉詔嗣
位承武宗後事勢各殊諸臣徒見先賢大儒成說可據求無
得罪天下後世而未暇爲世宗熟計審處準酌情理以求至
當爭之愈力失之愈深惜夫㒺餘叢考趙翼曰世宗以倫序
當立奉祖訓兄終弟及之文入繼大統若謂繼統必繼嗣則

宜稱武宗爲父以武宗從兄不可稱父遂乃抹殺武宗一代而使之考未嘗爲父之孝宗其理本窒礙而難通故璁論一出楊一清即謂此論不可易也明史璁萼等傳賛曰璁萼獻夫議尊興獻帝本人子至情故其說易入原其初議未嘗不準情理之中乃至遭時得君旁引議禮自固務快恩讎於是知其建議之心非有惓惓忠愛之實欲引其君於當道也以上三條皆於璁萼有偏袒璁萼等傳賛特不滿其人未嘗不以其議爲是也其實其人其事俱屬乖謬據儀禮喪服持重於大宗者降其小宗爲人後者孰後後大宗也大宗者尊之統也明薛蕙釋之曰禮之所以立後者重大宗也小宗雖無

後祖不絕若大宗無後則祖絕矣禮之後大宗不後小宗重絕祖也大宗者卿大夫之禮卿大夫也而不可絕奚知天子之不可絕矣

欽定儀禮義疏世宗牽於私情意存豐昵而張璁桂萼霍韜方獻夫諸人倡奇衺之說以逢迎而蠱惑之反以不狂爲狂不知理有似是有眞是不折衷於聖經則紛紛者未可定也又按近日粤西朱琦著大禮論其略云考之禮受重者必以尊服服之故爲人後者爲之子先儒謂所後其人不定凡孫後祖弟後兄者皆是蓋受重者臣子一例世宗嘗爲武宗臣既繼武宗統於武宗之主宜書曰武宗毅皇帝於孝宗之主宜書曰

孝宗敬皇帝其自稱曰孝皇帝曲禮所謂內事曰孝王某是
也祭祀且然何況嗣統魏明帝太和二年詔曰諸藩入繼大
統當明爲人後之義毋敢妄建非常之號謂考爲皇妣爲后
此理最正可據以折璁萼之失并可正澄與廷和不後武宗
之失此立論優於原書者也其立體之異也特作提要補於
後采兩代儒林文苑諸人以爲方來者願學始基之助元道
學惟載趙江漢許魯齋金仁山吳草廬許白雲胡雙湖胡雲
峯陳定宇熊勿軒胡身之馬貴與錄其有源委有發明者元
文苑惟載虞伯生楊仲宏范德機揭奚斯渐涯歐陽原功吳
立夫黃晉卿柳道傳蘇伯修取其行之兼優言足不朽者明

道學惟載曹月川薛敬軒胡敬齋蔡虛齋呂涇野魏莊渠陳白沙吳康齋羅整菴明文苑惟載王華川宋潛溪方正學歸熙甫王遵巖唐荊川詩則取高楊張徐而骨幹必推夫劉論李何王李而標榜必斥其過他若升庵之畔道公安竟陵之鄙濫仲醕孟陽之纖佻辨之不遺餘力惟高歸賞其冲澹子龍嘉其獨造下逮時文名手大手許操體製洞悉源流該之以窮經學古不使人概薄爲敲門磚於金黃節義尤三致意去取既有當矣而辨明致良知尤切其說曰儒先闢之之說擇其明白精透者有曰孟子良知良字不過指不必學慮而自然可見以明仁義爲人心之同猶其言仁見孺子入井可

以觀仁非以作見爲仁之至以不慮爲知之極也若知至之知則知性知天而心無不盡之謂與良知之義不同良知正以不致見其良致知正以不恃其良爲致三字牽合不攏牽合則其義各失自陽明牽合此三字爲宗旨彼自指其所謂知既非曾子格致之知亦并非孟子仁義之知不過借儒家言語說法耳豈可以此解曾孟之道哉又云李見羅知止說竟謂知止即艮止之止無思無爲復其寂然不動之本體又謂知止即知本一派胡說只要借幾箇儒家字眼行其惑亂之術全不顧經傳文義如何又云聖賢論理必分析精詳惟分得愈細則合處愈真實故曰惟精惟一異端最怕分別必

摒掃一切而後見本體不知其所謂本體者妄也非真也此是儒釋邪正分界處後來陽儒陰釋者又謂必先見本體而後勘驗求盡於細分其說似包羅可喜然先約而後博先一而後精與從來聖賢教人之法悖叛更甚以上數條是非明白無所回互實足羽翼聖道爲反經興民之大本此立體備於原書者也　府君謂原書提要箸於宋時紫陽綱目尚未通行字句容或未愜要處不免遺漏學者讀之於知人論世猶爲缺如於是原本綱目爲之重訂發明史藝文志朱升以提要與方應辰名物蒙求程若庸性理字訓陳櫟歷代蒙求並列爲小四書俾童年習之即能知要事係薪傳因敬謹

而酌易之以俟後來續之者確有準則然則　府君之因
而兼創事蹟而采精旨遠而例明可以解讀史令人心粗之
議可以變讀史者迷罔不知旨要之陋螺洲王公服其簡而
當賅而罔遺高要馮公服其簡覈精當視陳氏邦瞻元史紀
事谷氏應泰明史紀事尤爲易誦蓋是書非特紀事之書明
道之書也非徒童年養正之書儒者有體有用之書也困學
紀聞云春秋之法韓文公謹嚴二字盡之學春秋之法呂成
公切近二字盡之　府君殆不失斯旨云至於披覽之際
出數語以斷全書亦有可約舉者如閔子牙子諸是後人僞
託如鷙鳥將擊卑飛斂翼猛獸將搏弭耳俯伏聖人將動必

有愚色純是陰謀決非太公語太史公稱之是無識處閱莊子作辨莊子諸詩謂後代離經畔道徜徉恣肆之言多揚莊子之餘波是莊子爲孔子之罪人文筆雖奇妙烏可恕耶閱太史公自序謂文王之演周易非徒爲已之拘也孔子之作春秋非徒爲巳之厄也司馬遷與被辱著書者一例未免淺測聖人矣閱陶穀清異錄謂揑造新奇名色多爲詩賦家取用無關大道直謂之無用之書可也閱老泉春秋論賞罰者天下之公是非者一人之私謂不知是非賞罰之一原且謂以天子之權與周公不知周公亦人臣也閱程伊川事謂諫宋哲折枝非辟廣德諫漢元乘船可比程子之諫所以格君

心之非發君心之仁大臣之體也其事雖小然小不治則大將有不可勝治者廣德忘社稷之安危讒佞之蒙蔽而徒以從船從橋得失爲言其見亦小矣故事有相類而心實異者此類是也閱黃氏日鈔得句云紫陽有功臣象山難置喙如何王姚江翻案猶狂吠閱邱瓊山大學衍義補謂於眞西山所編自有補益但閱之有倦而思卧處以其不甚警發於格致之功非實得也閱南疆繹史謂頗簡核明白惟義兵傳多有可删處閱烈皇小識謂是非不謬而於東林有黨迹不如夏允彝幸存錄持論之公平閱杜于皇變雅堂集謂爲古文作手議論筆力多足不朽閱陸清獻公日記擇鈔之爲一卷

籤題曰自省錄以慰生平景仰之思閱谷應泰明史紀事本
末謂論斷長於比例遣詞工穩是其所長然不免文人結習
末足當修史之選至以江陵柄政擬之嚴嵩當國且於萬歷
有怨詞而於江陵多苛論傳之後世適形其偏而不公於嚴
嵩用事論曰非特嵩誤帝帝實誤嵩於江陵得禍則曰匡漢
元勳師傅之恩亦田蚡貽滅族之釁敢於責世宗而曲爲神
宗諱過不知其是何肺腑至以神宗末造叢脞萬幾比之申
商之後流爲淸靜謂爲居正之貽患矯誣已極所謂一言以
爲不知也懋修纂雖列巍科未嘗用事比之京條之派相援
宋室所謂儗人不於其倫救時似姚崇褊激則似趙普專政

似霍光剛鷙則類安石是彼終不知文忠爲何如人也閱草
廬經略謂談兵雖不出紙上而閎攬百家靡不融會議論致
爲精審足稱開濟之才閱廣治平略取其明白諦當處惟不
取祖陸王說閱池上草堂諸錄謂其書大致近理但言天道
有太近處分別觀之可也閱李香雪石琴詩鈔謂詩學張船
山透鍊處過之以在軍中多歷苦境也在蜀詩遠勝居易堂
雖香奩句不删然宜即所處之境諒之不必繩以迂論閱耶
蘇新約全書人生眼目聖訓必讀謂其書亦戒淫亦附會傳
道但理不中正適成異域之教況瀆之者淫穢同於禽獸乎
惟朱子文集及全書則閱之再四加墨識獨往謂評論諸儒

平允精當無一毫私意雜於其間是朱子所以能集大成處
闢老闢佛闢蘇闢王俱切中其失惻惻然見不得已之心且
謂此釋氏之學是曾見水中天影較伊川管中窺天之喻爲
勝蓋管中窺天雖不見四旁然實是天曾見水中天影便是
隔一層話也常據朱說以衡諸儒如陳仁錫謂孔子不闢異
端而異端之說不敢肆此聖賢之別　府君謂孔子作春
秋而亂賊懼即是闢異端聖賢之別正不在此仁錫之說即
朱子所謂倡爲不必攻者也又曰漢宋儒皆實學但漢學實
於手與目者多實於身與心者少宋儒實於身與心者多則
手目之功非徒勞也惟見聞稍疏耳又曰宋儒王分析明儒

王籠統分析則理易明籠統則理多晦雖明儒謂理氣不分先後知行非截然兩事似勝宋儒而爲功臣然據朱子解一貫謂不可去一上尋須去萬上理會知近代考據之學半誤會乎此明儒躐等之弊坐不知此其論古作者必考其品行謂禰正平鸚鵡賦甯順從以遠害不違忤以喪生知此何以招殺身之禍張茂先鷦鷯賦不懷寶以買害不飾表以招累亦不能無負斯語陸士龍士衡潘岳左思劉琨皆附賈謐何才儁之有左太沖詠史八首志趣何等高超亦有賈謐之附此聖人所以聽言必觀行也至於鄙謝莊雪賦潔豈我貞之寄託不高薄武仲舞賦樂陳鄭衛之侫詞宜遠情賈誼服賦

舟若不繫之把握全無則言皆見道而超越凡俗矣

府君處市井不樂爲貨殖惟賴屋租及脩金活子孫即屢遭兵警三遇火災家口數十人吉凶疊見從不假貸親串節衣縮食勵勤苦以爲樂嘗有句云訓蒙豈不苦弗獲辭此難精神誠乃疲食力心始安及冠即授徒作俚詞二章其一云百年有限歎過去光陰如梭又如箭川流到海復西歸幾曾見不趁這時光着祖鞭後來老大空嗟怨莫怨莫怨誰教你當初自家輕賤其二曰工夫何限只要你辛勤再不放空箭若道儒冠誤却身又怠見況有箇志向做聖賢艱難困苦皆無怨不怨不怨看古來英雄多少貧賤課士訓子文行並勵各隨

其性之近而底於成門下造就昆弟子姪外若秦君述先孫
君雲章管君應奎魏君希璋等俱學有師法嘗訓之曰循序
漸進熟讀精思虛心涵泳切已體察此朱子讀書法也汝曹
須恪遵斯語乃爲開卷有益汎覽流觀甚非所以相責也又
曰師所以成人爲人者也成以舉人進士易成以端人正士
難先儒有言心如印板板文錯則印出書無不錯者自三代
以後習成功利世界所謂承訛踵謬之板文也有志之士翻
轉身來着緊處無失先手着實處下以死工即事即物逐項
理會箇是處此猶較對無訛之印板印出無非善本矣又曰
讀書人心地非嚴憚不能清明試觀老杜後出塞詩中天懸

明月令嚴夜寂寥悲笳數聲動壯士慘不驕寫得毛骨竦然
吾輩胸中須常有此光景燧等成立各命教館訓之曰以陶
公高致猶有乞食詩可見士防饑寒宜早許魯齋治生之說
豈爲無見特不可防之太過謀之太深偏向於利忘却切身
要務耳跋耕織圖詩二章圖蓋里中某所贈以代束脩者也
序略云兒輩舌耕心織友教餬口余覆閱此圖有觸於懷欲
其競競恒業勿爲饑寒所迫以致舍小務大且或翫歲愒日
歟實惠以及人因並勗焉蓋　府君自五十八病謝館事
後著述益專訓兒孫益切而心血耗矣　府君偉軀幹隆
準豐頤不妄笑語學誨之暇蒔花觀魚頤養天和五旬猶充

實無疾自精醫理偶疾即痊病中輒不廢學欽沈歸愚詩題曰却病囘春方其一證也自辛酉劇病後乙丑病脾泄丁卯右脇後生疽己巳寒嗽腸出辛未病瘧丁丑腰痛丁丑以後精神漸減白晝輒終日臥燧等出就館除凌晨一見外侍立之時甚少而夜坐恒至徹旦故著作多存宵分庚辰夏仍患脾泄兼以風寒外侵頻病頻起七月中一病幾殆中秋後感風疾夜半出玩月色曰吾不復此矣數日熱退四肢癱頓不仁行坐須人時方著大學文言補猶令人掖至靜室強書百餘字越數日竟不能自運二十七日寒戰復作腹以下浮腫日甚　府君自知不起延醫調治多不肯食其藥九月一

日學使按臨荆郡詩古以秋色命題夜半猶命燧等取律賦
衡裁黃文江作以進次早秉燭再閱目巳模糊不可辨蓋
府君目光最佳年居古稀燈下猶能作蠅頭小楷嘗曰吾
老年婆娑藝圃多賴兩目之力至是遂不能如舊矣乃命灼
口誦以聞吟至華嶽聯猶連曰警晩諸子並侍外孫管兆蓉
隗超湘坐於牀下　府君命燧等扶而坐於牀顧謂諸子
曰汝等心地尚好遺書具在循理遵行我死可以無憾又字
謂兩外孫曰管鏡江爲人樸實隗蘭坡爲人豪爽嗚呼是其
　府君之遺命也與三日辰刻神思漸昏炷奉飲謂曰吾
頃在江西某縣山玩景係朱子所臨眺處縣名諦聽難審蓋

府君固拳拳以紫陽爲宗者也食時忽命設紙筆欲起編纂力勸乃止自是漸不語延至四日午刻端坐而逝

府君生於嘉慶甲子年九月十一日戌時卒於光緒庚辰年九月初四日午時年七十有七　前妣姚孺人太學生晴嵐公女溫惠淑恭不幸早逝　繼妣戚孺人贈君君重公女儀容莊肅通書史能吟詠治家整密心慈而教嚴男等課作　府君點定後必索觀佳則激勸否則斥戒無已時

府君老多疾不眠孺人事之謹躬攬繁劇耐勞瘁　府君得安閒纂箸與有助焉後　府君三年卒子八世燧辛未歲貢就職訓導世燎　姚孺人出世炷同治庚午舉人

揀選知縣世焴邑增生世灼光緒丙子舉人揀選知縣世炎
太學生世餤郡廩生世炯　戚孺人出女三長適己酉拔
貢就職直隸州州判閔文釗次適儒士管應奎三適六品銜
候選鹽大使饒希璋孫十九德塏庠名廷賡邑庠生德墀太
學生德垣德陸德玉德越世燧出德塤太學生世燎出德望
德華世烓出德重德起世熨出德稱德詩德書世灼出德至
世炎出德耆德超德孝德封世餤出世炯逾冠卒餤子德耆
嗣孫女二十三曾孫八秀先孚先恭先紹先象先嗣先學先
鳴先曾孫女二卜葬　府君於柳林垸潭八里陳家臺之
原附近　先大父母墓　戚孺人祔焉　府君既

歿遺稿恐佚燧等因記於墓碑陰曰嗚呼我　顯考文林
公端品績學爲名宿推崇里閭矜式者今不可復覩矣猶幸
箸述存留墳溢篋笥垂訓廸於無窮也乃板行僅續史提要
餘卷帙浩博家貧之棗梨未刊壽世洵不孝等罪已然
顯考學勤皜首道宗紫陽擷經史之菁英搜藝文之淵藪殫
精箸述雖兵燹水火家務倥傯時罔間足不出戶廿餘年甚
寒酷暑恆通宵力疾編纂易簀時猶命人設紙筆畢生心力
萃注於此嘗論古作者云箸述傳不傳聽乎天惟信遠行後
者其人下筆時可豫定由是以推知　顯考自信者有在
莊子所謂大年又若可徵也特恐世遠年湮遺稿散失負

顯考苦心耳謹裝訂成編泐目於石不孝等藉資儆惕願
與後起振拔者共實而傳焉書目分纂箸編選二類纂箸計
二十四種編選計二十三種凡四十七種二百十八卷校定
目次橫列左方學庸義疏文言審定錄十卷論語義疏文言
審定錄二十卷論語義據精要錄七卷孟子義要信好錄七
卷批點䌷珍四書解六卷儀禮簡明便讀集註二卷重訂史
學提要一卷續元明二史提要四卷讀史韻語隨筆一卷鄭
氏往行錄八卷前二十年愈愚錄二卷後十年愈愚錄二卷
讀書叢記四卷老學庵筆記一卷古稀寤言一卷師竹齋制
藝五卷師竹齋散體文二卷春園吟草三卷師竹齋雕蟲篆

刻篇二卷師竹齋課徒草八卷荆郡詩賦隨韻標題二卷紺珠補拙二卷續修江陵縣志稿二卷靈課偶記二卷以上纂箸讀杜約選集評十卷精選李義山詩三卷全唐詩選二十卷范文正公全集約編二卷范忠宣公全集約編一卷黄氏日鈔愜心錄一卷張文忠公全集約編四卷夔雅堂集擇鈔一卷白茅堂集擇鈔二卷明詩綜約選三卷江左三大家詩選一卷板橋集賞心便鈔一卷惜抱軒集擇鈔七卷十家古文鈔八卷

國朝三十六家詩選三十六卷湖北詩佩約鈔二卷湖北通志藝文類鈔二卷四好堂稿鈔存一卷荆南秀氣集一卷對證藥

一卷因文見道錄一卷重訂符陽問心錄一卷六十贈言集
一卷以上編選記碑迄今四五年矣刊行百無一就即碑銘
傳誌尚闕表章撫摩簡册瞻望松楸有深痛焉茲特欽撮文
辭條綴事件敬呈海內
理學名儒
古文作家伏冀
寵錫碑銘傳誌發潛德闡幽光藉垂世於無窮

光緒十年甲申正月上澣男世燧尉炎烓灼燄謹述

孀愚姪鄧承潤塡諱